

〔清〕徐璈◎輯錄 楊懷志 江小角 吳曉國◎點校

桐齋集



北京師範大學出版集團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
安徽大學出版社

二〇一—二〇二〇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項目
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資助項目
安徽省文化強省建設專項資金項目
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基金會資助項目



「清」徐璈◎輯錄 楊懷志 江小角 吳曉國◎點校



北京師範大學出版集團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GROUP
安徽大學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桐舊集/[清]徐璈輯錄;楊懷志,江小角,吳曉國點校. —合肥:安徽大學出版社,2016.5

ISBN 978-7-5664-1117-4

I. ①桐… II. ①徐… ②楊… ③江… ④吳… III. ①古典詩歌—詩集—中國—明清時代 IV. ①I222.74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6)第 100385 號

桐舊集

TONG JIU JI

[清]徐璈 輯錄

楊懷志 江小角 吳曉國 點校

出版發行: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集團
安徽大學出版社
(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3號 郵編 2300039)
www.bnupg.com.cn
www.ahupress.com.cn

印 刷:合肥遠東印務有限責任公司

經 銷:全國新華書店

開 本:148mm×210mm

印 張:124

字 數:2600 千字

版 次:2016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價:680.00 圓(全八冊)

ISBN 978-7-5664-1117-4

策劃編輯:鮑家全 姜 萍
責任編輯:高興 徐建 姜萍
胡旋 馬曉波 劉中飛
責任印製:陳 如

裝幀設計:李 軍 金伶俐
美術編輯:李 軍

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

反盜版、侵權舉報電話:0551-65106311

外埠郵購電話:0551-65107716

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,請與印製管理部聯繫調換

印製管理部電話:0551-65106311

前言

一

桐城是散文之邦，亦是詩歌之邦。自明至清，乃至民國，桐城文人學者的詩歌創作長盛不衰，作者如林，群星燦爛，涌現出二千多位詩人，有資料可考的詩歌專集，有二千五百餘部，詩作數十萬首。區區一邑，何其盛哉！姚瑩在桐舊集序中說：

竊嘗論之：自齊蓉川廉訪以詩著有明中葉，錢田間振於晚季，自是作者如林，是以康熙中潘木厓有龍眠詩之選，猶未極其盛也。海峰出而大振，惜翁起而繼之，然後詩道大昌。蓋漢、魏、六朝、三唐、兩宋以及元、明諸大家之美，無一不備矣。海內諸賢謂古文之道在桐城，豈知詩亦有然哉！亡友徐樗亭嘗以木厓未見後來之盛，欲通前後更鈔之，購求精擇二十餘年，乃有桐舊集之鈔。其人存者不錄。

其後，桐城詩歌創作賡續傳承，高潮迭起，其中著名詩人，有姚瑩、劉開、方東樹、張聰咸、戴鈞衡，光宣乃至民國時期，有姚浚昌、姚永概、姚倚雲、方守彝、吳闈生等人繼之，賡續輝煌。統而觀之，桐城詩派濫觴於齊之鸞，奠定於錢澄之、潘江，而鼎盛於劉大櫚、姚鼐，道光以後，仍詩人輩出，詩作紛呈。從先河後海的發展過程，我們可以看出，桐城詩派興起早於文派，且寫詩的人遠多於作文的人。桐城作文的人都善擅長詩歌，而寫詩的人亦能作文。他們大都詩文兼擅。著名學者吳孟復先生在桐城文學淵源考序中說：「桐城文派之外，還有個桐城詩派，程秉釗早已說過：「論詩亦有桐城派，比似文章孰重輕？」錢鍾書先生也同意這個提法（見談藝錄）。近年來，也有人就這方面寫了專文，桐城文派的重要作家如劉大櫚、姚鼐、姚瑩、戴鈞衡等人，本身就是桐城詩派的作家。這個詩派還直接影響到近代的「光宣詩壇」，若姚叔節、范伯子，即「光宣詩壇」中巨子。」吳孟復先生在桐城文派述論一書中，特為桐城詩派撰寫一章，錢鍾書先生則明言：「桐城亦有詩派，其端自姚南青範發之」，「詩勝於文」（見談藝錄）。潘江先生主編的龍眠風雅和徐璈先生主編的桐舊集，便是桐城詩派的两座豐碑，彰顯着桐城詩派的輝煌。

徐璈，字六驤，號樗亭，嘉慶甲戌進士，官戶部主事，學習報滿，念母老，請改官知縣，便於迎養。嘗爲令銘於座右：「去其太甚，毋無已甚。勿致廢事，不可多事。」官主事時，勾稽出蘇松蒙隱未解銀七十萬兩。任壽昌知縣，修廢舉墜，事無滯者。任臨海，獄訟殷係，處之裕知。任陽城，多惠政，捕蝗驅惡獸，申請禁營馬蹂禾稼等事，百姓尤思之，生爲立祠。其性疏慵，且性強植，好自率胸臆，不能與世俯仰，尤不善伺應長官。然居心仁恕，爲政寬平不苛，民深賴之。少好學，兄徐眉以經行稱於時，徐璈從受學，超出同輩。後益矻矻鑽研，於書無所不窺，期爲不朽之業。爲京外官，又得以政閑之餘，奮力著述。喜遊覽，嘗游黃山，登泰山，游天臺、雁蕩，歷觀華山、嵩山、廬山、衡山之高峻雄奇，覽洞庭、鄱陽、震澤之恢廣無際，作爲詩歌以寄其遐曠。好聚書，多達三萬餘卷。嘗自述曰：「非儒非俠，亦吏亦民，爲雜家學，作無心人。」詩作頗富，時人多有好評。王晴園曰：「五古溯晉魏而上，七古在韓、蘇之間，近體純乎唐音，無一字落宋以下，大家正宗，此殆兼之。」鮑覺生曰：「亭亭明玕，落落清瑤，詩品在元暉、仲言之間。」陳燮樓曰：「五古既別大謝，人所共知，乃其五律高處，源流或未易測。竊嘗於何遜、吳均諸家中，默然參消息，自謂得之。樗亭詩原出葩經，其所著詩廣

詰於古溫雅之旨深矣。故其發爲詩正而純，雋而厚。讀樗亭詩，當於此求之。」姚伯山曰：「樗亭懲世俗凶莽、流易二弊，選格必分正變，選字必分雅俗，而性情所抒，時有起詣，殆可傲楊文憲所不能矣。」諸家評論誠爲確評，不爲溢美之辭。徐璈的山水詩作尤爲精彩。他以前情充沛之筆，更得江山之助，盡情揮灑，使山河增色，江山添彩。如在游黃山用吳子華原韻一詩中寫道：

天都峇堯聚群仙，蓬萊駕海乘鰲顛。狡貍虎豹隨雲駟，白猿青鳥和朱絃。蓮花耀日開嗎然，丹成古竈霏瓊烟。蒼風怒號慄不眠，銀濤涌海翻桑田。峰銳如筆浮如船，上齊七曜下九淵。萬象羅列誰真銓？快遊如疾霍然痊。一洗萬斛塵埃捐，逍遙翠微東西連。芙蓉仙掌森拳拳，回視岩瀑天中懸。

大氣磅礴，色彩斑斕，耀人眼目，美不勝收，奇松、雲海、蓮花、天都、生花妙筆等自然景觀，一一呈現，真可謂詩中有畫矣。一本黃山紀勝就是一幅幅山水畫卷。徐璈著作有：詩經廣詁、牖景錄、防河類要、黃山紀勝、詩集、文集、選撰桐舊集等。

徐璈的貢獻還在於編撰了桐舊集。樗亭先生官只一縣令，官微俸薄，清風兩袖。他與

潘江先生一樣，熱心於鄉邦文學的保存流傳。「名山重傳人，不忍沒風雅」。明末清初，戰亂頻仍，兵火流離，卷帙委散。徐璈先生在桐舊集引中寫道：

國初以來，搜輯遺逸，編錄韻章，若錢田間、姚羹湖、潘蜀藻、王悔生諸先生詩傳、詩選、龍眠詩、樅陽詩之類，皆爲總集佳本。第其書或未經鈔梓，或已鏤板而漸就毀蝕，其諸家專集亦大半湮落無可收拾。且自康熙迄今又百餘年，名輩益衆。余不敏，浮沉簿冗，無所酬能於世，而言念曩者，俯慨方來，竊欲效施、阮諸公，輯宛雅、廣陵詩事之意，廣續錢、王諸先生之緒，采萃鄉邑先輩詩章並言之表見於他書者，寸累尺積，匯爲若干卷，顏曰桐舊集，以蘄流示來茲，永言無斃焉。惟是衣食奔走，見聞婛陋，每於藏本莫備，輒穎而嘆，尚冀里中同志，凡有專集總集，與夫稗乘往編，或經刊布，或待傳鈔，示以所藏，俾就甄錄，庶幾盛有可傳，善有同歸，不勝引企之切云。

於是，爲挽救里中先賢詩作不與腐草荒烟共消沉，他不辭勞累，備嘗苦辛，憑一己之力，以潘江先生未見後來二百年作者如林之盛，欲通前後更鈔之，於是購求精擇二十餘年，可謂不遺餘力，合龍眠風雅而並選之，成桐舊集一書，上起明初洪武方法，下迄清代道光庚子，共

錄入詩人一千二百餘人，詩作七千七百餘首，以姓氏爲區別，層次井然，並對部分詩作加圈點評語，皆簡要而中關鍵，有助於閱讀欣賞。辟「摘句」一欄目，雖零璧散珠，則能以印全璧。於作者小傳，除汲收潘江先生龍眠風雅小傳資料外，本着「采諸國史，副以家乘」的原則，認真考證，將作者姓名字號、家庭出身、科第功名、人生大節、個人德性、事業政績、文品文譽以及身後情節，認真撰寫。同時搜羅當時大家名家評語，資料甚富，精挑細選，予以錄入，以彰顯桐城詩派之影響，突出在明清詩壇之地位，其功甚偉。爲編此書，他不僅耗盡家資，亦耗盡心血精力，茲集刊刻僅三分之一，徐璈先生不幸病逝，可以說他爲桐舊集獻出了生命，他這種無私的奉獻精神永遠值得後人學習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桐舊集刊刻三分之一，徐璈病逝，家計艱窘，未能續刊，淹滯已及十載，里中鄉賢繼任其事。蘇惇元在校刊桐舊集後序中寫道：

馬公實通守爲之勸募釀貲續刻。去歲春，姚石甫廉訪歸里，慷慨倡捐，邑中多樂助之者。內兄徐汝諧、汝卿亦請諸前輩爲之籌畫，通守任總其事。時惇元授徒通守家，相與商訂校勘。越歲餘，刊始蒞事。茲集實吾邑文獻所關，爲不可少之書，亦庶幾備一邑

之風，且爲綜錄海內之詩者取資焉爾。

馬樹華在桐舊集序中寫道：

今春與姚君石甫語及，輒慷慨倡捐白金，聞者勃焉興起，而樗亭之甥蘇君厚子適館予家，力任其勞，數月之間遂刊得數十卷，計日可以竣事。因思茲編非樗亭淵雅夙學，一意表章先哲，勤勤懇懇，昕夕丹鉛，則選擇固未必精密；非石甫勇於成人之美，作登高之呼，則集腋亦大不易；非厚子誠篤精密，搜補有名無詩之闕略，讐校稿本、寫本、刊本之僞舛，兼綜財用，督飭工役，亦未能如是之速成。雖顯晦各有其時，得人而行，不可謂非吾邑藝苑之厚幸已！

由此可以看出桐舊集刊行於世，非衆先鄉賢之力，或至湮滅而無傳。桐舊集書成之二年，即咸豐二年癸丑，桐城遭太平軍之戰事，桐舊集板片遂毀於兵火，書亦散失，同人欲覓原本重印已不可得。蓋存者大都殘缺不齊，間有全書者，又或以獨得自矜，不肯公諸於世，一書之成之傳，何其難哉。幸虧里中賢達方守敦先生收得是集，僅缺末册列女、方外二卷，適

邑中光雲錦家藏有末冊二卷，竟合成全書，因付之影印，以廣流傳。方守敦先生慨然應允，并倡同人鳩資相助，而千二百家嘔心刻腑之篇什幸得復傳而免遭湮滅，可謂大幸！先賢此種善舉風誼令人肅然起敬，值得表彰，爲後人樹立了板樣。

三

桐城在明清兩朝屬文化大縣、強縣，有舉人約九百人，進士二百八十餘人，全國州縣罕有其匹。散文、學術、詩歌專集數千部，有「冠蓋滿京華、文章甲天下」之美譽。桐城詩歌創作何以如此繁榮呢？

首先，發達的教育，造就了大批人才。桐城明清兩代的教育遠比周邊州縣發達，讀書氛圍特別濃厚。方孝標在龍眠詩傳序中說：「蓋吾邑重名教，耻輕肥，父兄之教子弟，不僅制藝，自其初學，即訓以音切對偶，爲詩賦古文之學，故自賦邑以遠鄉里，雖婦人童子，多能才吟詠，而士大夫立德立功者，又皆名滿天下，從綿以爲生材之異。由今觀之，豈非原本於先教乎？」到了清代，崇文重教尤盛。「三代不讀書，猶如牛馬豬」，不讀書即遭人鄙視，「窮不丟書，富不丟豬」，這則民諺在桐城家喻戶曉，婦孺皆知，被桐城人視爲金玉良言而世代遵行之。在桐城人心目中，金銀珍寶不敵墨韻書香。乾隆年間，詩人姚興泉在龍眠雜憶中寫

道：「桐城好，鄉校頌聲傳。都堂繼志開家塾，南路延師啓後賢，膏火給良田。」「桐城好，課子重名師。四時八節情義重，兩飯三茶恐怕遲，學俸好元絲。」「桐城好，負笈尋遠師。花業澆業春風暖，同下談經夜漏遲，三八是文期。」「桐城好，父教比師嚴。不容頃刻稍含戲，但認尊師即別嫌，呵斥動相兼。」晚清桐城派名家馬其昶詩「城裏通衢曲巷，夜半誦聲不絕。鄉間竹林茅舍，清晨弦歌琅琅」，便是生動的寫照。時至今日，此風不減。教育乃是桐城一大品牌。桐城知識分子熱心教育，有不少人甚至辭官從教，如姚範、葉酉、姚鼐、吳汝綸等。教師在桐城人心目中地位特別高。當尊師重教的風尚養成，教育就形成了良性循環。桐城知識分子不僅樂於教書，且善於教書，還熱心於在家鄉創辦學校。吳汝綸創辦桐城中學堂就是一典型，他爲學校題詞：「合東西國學問精粹，陶冶而成；後一百年人才奮興，胚胎於此」，橫額曰「勉成國器」。桐城人引以爲豪的書香門第，世代相傳，科第聯翩，人世出仕，名揚四海，飲譽鄉里，因此不論官宦世家，還是農耕之家，特別注重擇師教子，請不到品端學粹的老師，就自己教。陳澹然在育人一文中說：「成材必自家庭教育始，己不能教，必求賢師，明教法，原其本根，然後各量其材投入。」如方以智從小就學於姑媽方維儀，要求十分苛嚴，有時免不了要受撲責。稍長，則受父親方孔炤學。如方苞，其父方仲舒工詩，「課余及弟誦詩甚嚴」，「五歲吾父課章句，稍長，治經書、古文，吾父口指畫焉」（見方苞集）。劉大櫟的祖、父及

兄長均以教書爲業，他幼年即從父兄讀詩書。姚範幼年喪父，家貧，其母任氏「教範兄弟以禮法自持，懼隕先緒，課之學不少假」。姚鼐兄弟三人從小即從伯父姚範受經學。姚瑩是姚鼐的侄孫，他在得姚鼐教誨的同時，還得到其母的嚴格家教。姚瑩說：「瑩兄弟方幼，太宜人竭蹶延師教之，每當講授，太宜人屏後竊聽，有所開悟則喜，苟不慧或惰，則俟師去而答之。夜必篝燈，自課瑩兄弟，詩、禮、二經，皆太宜人口授，旦夕動作，必稱說古今賢哲事。」（姚瑩東溟文集卷六）姚瑩之子姚浚昌，親自「以義法教授其子」姚永楷、永樸、永概及女兒姚倚雲。桐城名門望族如張、馬、左、方、吳諸家無不如此。所以桐城明清兩代作者如林，名家輩出，首功於教育。

其次，重在傳承，薪火相傳，代有聞人，產生群體效應。如果你瀏覽一遍桐城不同時期的詩人專集，會驚奇地發現桐城文學有着優良的傳承關係。傳承有兩個層面，從縱的方面來說，則爲家族傳承，父子相授，兄弟互爲師友，所以書香門第代代相傳，長盛不衰。桐舊集以姓氏爲序，便十分鮮明地突出了這一特點。如「桐城文學三姚」、「龍眠四左」、「姚門五虎」，不勝枚舉。著名詩人范當世寫詩頌揚姚家：「順康元老（指姚文然）家，乾嘉大儒（指姚范、姚鼐）係，道咸名公（指姚瑩）孫，同光詩人（指姚浚昌）子」，便是明証。姚門自希廉子侄輩開始，蕊榜珠聯，瑤篇玉綴，科第之盛，前所未有。由其子自虞至之騏、之蘭兄弟，再至孫

棐、孫森、孫桀、孫榮、孫林等，再至文然、文燮、文燕、文烈、文熊等，再至士墜、士藟、士堂、士珍等，再至孔鈞、孔鎰、孔鏞、孔欽等輩，真可謂瓜瓞連綿。方氏亦然。自方學漸先生始，至大鎮、大任、大鉉、大美兄弟，至孔炤、拱乾、方文、方思兄弟輩，至以智、其義、孝標、亨咸兄弟輩，再至中德、中通、中履兄弟。張、馬、左、吳諸大姓無不如此，代有名家，著述滿屋。從橫的方面來看，則爲師友傳承，文朋詩友互相砥礪，切磋交流，共同提高，形成一種濃厚的文學氛圍。明清兩代桐城詩社文會如雨後春筍，如汐社、環中社、瑟玉堂文會、聞鷄文會、竹林會、率真詩社、射蛟臺文會、潛園十五子之會等等，形成群體，活動頻繁，影響巨大，產生連鎖效應，有力地推動了詩歌的創作。

我們從龍眠風雅與桐舊集中大量酬唱詩作便看出一個特點，即在明清兩代不同時期，桐城詩壇都有標杆式人物，領袖詩壇。領軍人物周圍聚集了一大批文朋詩友。領軍人物有超强的號召力、影響力和凝聚力，樣板的力量是無窮的。較遠者可上溯明正德年間，余珊詩「沉雄高古，與何、李同時，極爲所推」，對里中詩人頗具影響。齊之鸞「歌行體力追少陵，近體直逼初、盛，洵詞壇巨匠也。朱之蕃稱其道勁」。姚瑩稱其爲桐城詩派之濫觴者，馬其昶亦曰「公天才宏麗，桐城文學推公先導」（見桐城耆舊傳），實開桐城詩派之先河。明末清初，錢澄之、潘江、方文崛起，掀起了桐城詩歌創作的第一波高潮。康雍乾時期，有劉大櫆、姚鼐

領銜，再掀波濤，爲桐城詩派鼎盛時期。乾隆年間，以劉大櫟爲主軸，結集了一大批桐城詩人。方東樹說：「劉氏名弗耀於遠，而其說盛行一時。及門暨近日鄉里後進私淑者數十輩，往往守其微言緒論以道學，肖其波瀾意度以爲文及詩者，不可勝紀。」（方東樹劉悌堂詩集序，見桐城派名家文集方東樹集）。如王灼、陳家勉、左堅吾、吳中蘭、朱雅、張水容、李仙枝、楊家禮、張敏求、張鵠、方懷萱、劉琢、楊含英、謝庭、吳逢盛、許畹、許國、吳孫琨諸人，師事劉氏，受古文法，爲詩爲文。嘉慶年間，以姚鼐爲核心，聚集了一大批桐城詩人，如劉開、方績、張聰咸、段匡叔、胡虔、左眉、疏枝春、章甫、姚憲、左朝第、許鯉躍、姚柬之、姚元之、張元輅、馬樹華、姚通意等人。道光年間，又以方東樹、姚瑩爲標杆，團結了一大批詩人，如方昌翰、葉毓桐、馬瑞辰、光聰諧、戴鈞衡、方宗誠、蘇惇元、馬起升、張勳、文漢光、江有蘭、馬三俊、劉宅俊、張泰來、胡淳、鄭福照、胡恩溥等人。同光兩朝，在吳汝綸直接教育和影響下，桐城詩派再度崛起，如蘇求莊、蘇求敏、陳澹然、方守彝、馬復震、吳康平、劉元佐、方濤、吳汝繩、徐宗亮、姚浚昌、姚永樸、姚永概、吳闔生等人。賡續傳承，長盛不衰。陣容之強大，詩作之豐富，實爲罕見。

尤其值得稱道的，桐城一些布衣詩人，盡管一貧到骨，却千卷在胸，實學韞藏，勤於創作，如李雅等人。有些詩人囊無餘資，却走遍全國，探幽訪古，流連山水，得江山之助，佳篇

秀句，雲錦紛呈。簡而言之，詩歌成了他們生活的一部分，不可斯須或闕。方大任說：「生而有吟癖，未嘗一日廢。」方授說：「詩是吾家事。」方拱乾與其子孝標、亨咸、育盛等人身處絕域荒徼，不廢吟哦，開創了奇特的東北「流人文化」的景觀。由此可見，桐城詩人對詩歌創作是何等的摯着！因此，桐城詩歌創作繁榮就不言自明了。

再者，現實生活為桐城詩歌創作提供了廣闊而豐富的題材。桐城知識分子飽讀孔孟之書，學富五年，深受儒家思想影響，有積極入世的強烈願望。他們關注國家命運，民族安危，人民的福祉，他們希望施展自己的抱負和才能，立德立功立言，以期不朽。然而改朝換代，桑滄巨變，使他們心靈經歷了一場深哀巨痛，故國情懷，對忠君愛國的桐城詩人來說，難以割舍，撫平創傷談何容易。文章憎命達。有志圖恢復、凜然就義者不乏其人；有祝髮為僧，悒鬱以終者為數不少；有絕意仕進，退隱山林、消極反抗者，大有人在；更有閉門却掃，銳意著述者，借著述消愁遣憤。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特點：即把這一切都寓之於詩。「經難經災經疾病，哭親哭弟哭交遊」（方中通詩句），面對時代的不幸，人民的痛苦，詩人們能不呻吟嗎？

四

桐城文派雄居清代文壇二百餘年，有「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」之贊譽，除了作家們寫了一大批優美散文作品外，還有一套全面、系統且縝密的文論，爲時人所認可，並奉爲金科玉律而遵行之。其實桐城詩派亦有詩論，只不過沒有文派文論那麼完整、全面、系統罷了。桐城詩派的詩論多散見於桐城詩人們零篇散論之中，這些詩論，既有對前人詩歌創作經驗的總結，更有自己創作實踐的體會，不乏真知灼見，切實能指導詩歌創作。

方仲舒曰：「詩之爲道，無異於文章之事也。今夫能文者，必讀書之深而後見道也明，取材也富，其於事變乃知之也悉，其於情僞乃察之也周，而後舉筆爲文，有以牢籠物態，包孕古今。詩之爲道亦若是而已矣。吾未見夫讀書者之不能爲詩也，吾未見夫不讀書者之能爲詩也。世之人不於讀書之中求詩，而第於詩中求詩，其詩豈能工乎？」（見桐舊集方仲舒小傳）方仲舒強調了讀書的重要性。他自己無書不窺，尤好老莊之書，所以他的詩寫得「跌宕淋漓，雄渾悲壯」，與方文、杜于皇輩齊名。

錢澄之集詩說：「杜有「賦詩新句穩，不覺自長吟」，蓋窮幽鑿險，必有不易之處，而忽得穩，非世之但協律叶韻之爲穩也。」又曰：「晚節漸於詩律細，蓋一句而有數轉，一字足當數